

57

925

黑 寡 妇

——谣言的示意及传播

〔法〕 弗朗索瓦丝·勒莫 著

唐家龙 译



A0937989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法]F. 勒莫著;唐家龙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898-1

I. 黑… II. ①勒…②唐… III. ①谣言-研究②谣言
-传播-研究 IV. B8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382 号

HÉI GUǎFÙ

黑 寡 妇

——谣言的示意及传播

[法] 弗朗索瓦丝·勒莫 著

唐家龙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898-1/C·40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8

印数 3 000 册

定价: 11.00 元

第一章 论方法

5

谣言是个难以界定的对象。可以将这一对象同物质实体、人群、公众、团体或集会等同考虑,而谣言又可以归于那些声音越大越让人捉摸不清的词,如传闻、吵嚷、喧哗等,我们既可以在这个词的过去的用法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在百科全书和字典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谣言”一词还没有以“公众舆论侦察兵”的面貌出现。如果追溯到过去,谣言是可以同人类的语言相关连的。那时候,谣言是消息的载体,这些消息即使荒诞也不让人吃惊,似乎这种荒诞已经被合理化了,因为研究这一现象的首批理论家指出了谣言所产生的特殊环境。

一位对谣言这一现象特别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对“口耳相传”这一民间语汇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确立其各种含义的丝毫不觉惊奇。^① 过去的这些说法都凸现了方法是首要问题。

众所周知,数学的严密、确切,甚至可以说是纯粹,给

① 我们的分析见勒莫(F. Reumaux),1989年。

2 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

- 6 哲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都努力依照这一模式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

于是笛卡儿建议用一个清晰有别的思想观点来鉴定事实的确定性。这有如一种思想的图样,它对于思维来说正如形状对于几何学家一样。斯宾诺莎毫不犹豫地从公理出发来建立他的思想体系。这些公理都是涉及论证、推理和注解的一些闪耀着光芒的命题,也就是说论证一个几何学方式(*more geometrico*)。

这是一种要求特别崇尚范例的事实确定,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怀念,一种对事实确定的怀念。于是对于社会学的奠基者,如孔德(Comte)、涂尔干(Durkheim),他们十分注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毫不让人吃惊的。他们要求我们将社会实际看成是东西,也就是说可以量化的东西,而这些社会实际所炫耀的品质只是些让那些从事形而上学的头脑感到满意的危险的幻觉。

这些论点说明为什么像齐美尔(Simmel)这样梦想有一个感官社会学的企图,或像帕累托(Pareto)的企图,都被投之于炼狱而被视作不得当方法的可疑残渣来对待。

很显然,方法是个首要问题。如果方法应当有一定的科学性,即某种严密性所给予的,如果不是某种规律,也至少是可以经受检验的规则,那么,这种科学性也没有得到证明是一定要严格模仿科学——数学是其延长号

——这一范例的。

必须善于放弃捕获物而追逐影子,应当明了我们的概念所抓住的捕获物只是个影子,而要抓住影子,就必须⁷从概念上抓住影子,也就是说当缺少确定性时,提出一些不确定因素,同时希冀研究的材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会迫使我们暂时中断我们的判断。

因此,我们尝试过其他的方法并以几个例子^①出发推断出这一现象的最典型的模式。下面即是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拉普拉普鱼!谁买我的拉普拉普鱼?又新鲜、又便宜的拉普拉普鱼!人们已经厌烦这种鱼了。即使马尼拉迪维索里亚市场的鱼贩子把拉普拉普鱼的价格降到每公斤 34 比索(合 8 法郎)时,人们也不买。

一位外国居民说,在菲律宾首都海鱼的销售量下降了一半。刚开始,他对餐桌上常吃的这道菜的消失感到不解。他雇用的女厨师突然对淡水鱼以外的鱼类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

菲律宾人常用各种调料来食用拉普拉普鱼(属

① 尤其参照克洛德·里维埃(Claude Rivière)的一篇文章(1978年),其中关于谣言素材的社会人类学分析在这个调查领域还是很罕见的,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帮助。

4 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

石斑鱼科)。这已经不单是一种鱼,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当麦哲伦于 1521 年发现菲律宾群岛时,拉普拉普,一位马克坦岛(群岛的中心)的部落领袖,用标枪杀死了麦哲伦。拉普拉普鱼就是采用了这位最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名字。

从此,拉普拉普鱼就象征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抵抗。然而,今天很多菲律宾人都拒绝吃一条拉普拉普鱼,即使这会使他们成百万的同胞——从渔民到渔贩子——失业,因为他们就是靠拉普拉普鱼为生。这种情况是从 12 月 20 日那个可诅咒的夜晚开始的。

8 那天,唐纳·帕斯号渡轮和维克托号油轮在塔布拉斯海峡相撞。2500 至 3600 名乘客掉入了火海之中。于是谣言就应运而生。这无疑是先从马尼拉以南的一些村庄传出来的,在那里的海滩上漂着成百具尸体,之后就传到了首都,而且变得越来越离奇。一些家庭妇女说她们在拉普拉普鱼的肚子里挖出了一支手指,或是一只耳朵,或是一只指环。这都是饥饿的鱼群从飘浮在朱沙鄯群岛海域的尸体身上吞下的。

之后,一位名叫帕诺的夫人有一天给一家地方电台打电话说她在拉普拉普鱼的肚子里挖出了一只男性生殖器。于是政府必须出面了。渔业局的一位专家,名叫比特·迪亚农,发表讲话说:“这种鱼是不

大可能吃腐肉的。……而且它们的嘴也太小,吞不下(像阴茎——编者加)这样大的块儿。”

渔业局发表了一份公报,肯定《马尼拉市场上的鱼产品 80%都经过了检验》。另外,公报进一步说,在首都销售的海产品一半来自远离出事地点的巴拉望岛,其余则几乎都来自位于更南的棉兰老岛。

作为鱼贩子的传统敌人的肉店老板们被怀疑为这次败坏拉普拉普鱼声誉的“黑色宣传”的真正罪魁祸首,因为在新闻媒体上每天都在登载向受难者家属捐赠的人的名单或是调查的最新消息,使得谣言继续在传播。

由于菲律宾的司法机关一向工作迟缓,两艘船的船主又使尽浑身解数要把失事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这件案件就注定要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这就既不会是受难者家属的事又不会是卖拉普拉普鱼的商人的事了。(1988年1月23日—24日《解放报》,标题是:《菲律宾人对拉普拉普鱼没胃口了》,署名是:帕特里克·萨巴蒂埃。)

读过这篇描述相当详尽的文章,我们至少立刻就会对谣言发生的背景有一个相当确切的了解,看到一系列⁹十分纷杂的因素。这些因素所涉从追忆一位部落首领的壮举的传说到在经济方面有目共睹的两大行会——鱼店老板和肉店老板——为争夺市场的霸权而进行的残酷竞

争。

在这里,象征性和真实性是通过拉普拉普鱼的变化而显示出它们相互交叉的影响的。从一个天然食物,拉普拉普鱼变成了一个文化食物,一个被谣言歪曲而变成了手指—食物、耳朵—食物、阴茎—食物,也就是说恢复了它原有的象征意义却颠倒了其所属关系:手指、阴茎和耳朵不再属于这位传奇领袖的身体,而是属于那些被可怕地抛进海里的异族身体。

在事件的背景上出现了菲律宾的司法天平,这只天平动作是如此迟缓以至双方的冲突可能会长期地拖延下去。浮着尸体的大海也出现了,这是作为谣言出发点的两船相撞的灾难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找出这些纷乱的因素之间的联系。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能不能从我们研究的现象——谣言的产生——这一视角来显示其本质。

首先要谋求确定自然 / 文化、想像性 / 真实性、象征性 / 经济性这些对立的轴心的位置,但是如果这些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那么人们会很快地发现这些对立几乎没有表明什么,或者解释不清(或一点也没有解释)我们感兴趣的现象,或因为这些对立过于一般化了,或——这点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对立没有触及到现象的特殊性。

于是,我们就要尝试采用另一种观点,注意到从拉普¹⁰拉普首领用标枪刺死麦哲伦(1502年)的壮举到1988年12月爆发的关于拉普拉普鱼的谣言,这之间有四个世纪的酝酿时间(*temps de latence*),而谣言“魔术般地”一下子就把这段时间抹掉了。

同样,人们也会注意到谣言的肆虐让人联想到肉店老板和鱼店老板这两大行会在经济上发生冲突的激烈程度。这种处于潜伏状态的冲突一旦突然爆发就以危机的面貌出现。这种危机是被现实化了的——也可以说是被摹拟化的——,同时又是被谣言所掩饰的,让人觉得在另一领域发展,犹如一个梦,大家知道这梦既有显现的内容又有潜伏的内容。

我们有意强调经济方面,这是因为经济是可以量化的,最有利于进行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科学分析。

然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经济学家似乎不大注意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中),而更多地注意这些规律的波动。当没有危机发生时,他们很难解释这些规律的波动,他们总是事后(*a posteriori*)来进行阐释。同样,当数学家一旦承认发生了可以推动学科发展的公理危机时,他们就从至尊的地位上下来了。

我们因此可以看到经济交流是最容易量化的领域。这一领域充满了象征性的交流(为了不用贪淫好色的交

流这个说法),而流通渠道都被欲望毒化了。

我们已经在日常用语中有所觉察。人们说处于幼虫状态的(*lavés*)冲突或野性的(*sauvages*)罢工,也就是说一个由静止和运动、连续和间断交织而成的戏剧场面。柏格森(Bergson)把社会性比成是蚁巢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会不接受他的做法,说这是一种暗喻,但这样也就把可比的相似性全都一笔勾销了。当然这种相似性明显地存在着不同,但通过它所能表现出的图表和差别肯定要比单义性更能考虑到复杂性,这是仔细地观察社会机体的任何一部分所不能得到的。

的确,蚁巢让人想到其复杂的结构,但尚不能完全忠实地暗喻出社会性,因为蚁巢不能反映出社会结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静止、休息、潜伏时间、虚拟实体,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运动、劳动、压力和行动。这一点的道理很简单,蚁巢本身只供蚂蚁成虫居住,也就是这种昆虫的一生的第三阶段,即最后的阶段。

人们知道:

完全变态的昆虫一生有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经常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生物。因此,人们对成年的昆虫喜欢用“*imago*”(成虫)来称呼它们,或在日常语言中也用这样的称谓,因为幼虫只是到了它们作为幼虫的终点时才被看作成年。这种阶段的不同在膜

翅类的昆虫中都可以看到,它们在幼虫或成虫阶段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贝尔朗(Berland),1976年〕

这种幼虫和成虫之间的明显的断裂——绝对间断的¹²标记——在幼虫和成虫之间的中间阶段——蛹——的发育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表现。蛹已不再是幼虫,但也还不是成虫,它既像幼虫又像成虫,也就是说它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反面。

人们可以认为在进化的链条中,蛹好像是著名的缺少的一环。于是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任何一个社会比作一只蛹。也就是说比作这么一个物体,其中所有的潜能都会变成行动,其中所潜伏的东西都会以压力、冲突或危机的方式反映出来。

幼虫—蛹—成虫这三段式可以在下列图表中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比建立在古典对立方式基础上的两段式图表更能形象地反映社会。

幼虫	蛹	成虫
运动	静止	运动
间断	连续	间断
活动	潜伏	活动

我们可以辨别出一个幼虫阶段、一个蛹阶段和一个出茧阶段,第一和最后一个阶段是以间断、运动和活动为

标记的,而第二个阶段则以静止、连续、潜伏和虚拟为标记的。可以看到幼虫阶段是很自然地归结到集体记忆的范围内的。集体记忆保存了行动、冲突、过去的压力的轨迹,而出茧阶段是记录在观察者眼皮下展开的社会震荡、破裂、危机、喷发的阶段。

这个二冲程发动机,其中一冲程既知道又不知道另一冲程,或者说这嘈杂的音乐中的音符既相互附和又各行其是,它们只可能在一个不可能有的中间人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这个不可能有的中间人就是我们所沉浸在其中的蛹阶段。这是集体行动在任何时候以虚拟的形式出现的地方。在那里潜伏能现实化和发生变异,从而使可预见性中产生不可预见性,使得间断性通过连续性到达间断性,运动通过静止到达运动,或者活动通过休息到达活动,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存在一个被二元体抛弃的被排斥的第三者。

第二章 从潜能到行动 或拉普拉普鱼的变态

15

有人会反驳说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追逐概念同社会学太不相关了,或者说概念的配合愈是诱人就愈是虚幻,说稍有点严格的鉴别就会使这概念的配合显出其原形:原来是一个粗劣的漫画。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禁止我们在抛弃假设之前去改进提出的图表或将示意图接受事实的检验,以便看示意图是否真能接受考验或者它是否像这些乌托邦一样:用纸牌搭的房子只要一碰就会倒塌。

幼虫阶段	蛹阶段	出茧阶段
神话	现实	想像
社会记忆	个人记忆	表象
传染	孵化	爆炸

研究一下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到一定数量的一致的征象。

第一个征象是列表考虑到谣言的突出特点——混杂

16 性。我们将这一点同一只二冲程的发动机相比,这只发动机的第一冲程既知道又不知道第二冲程。这可以从扣动两次扳机或发生两次爆炸的马尼拉谣言中得到证实。从已属于菲律宾群岛神话范畴的部落首领的过去英勇行为到谣言的发生,这其间的潜伏时间长达四个世纪,这“漫漫时光”就是给间断作的一个担保。

显而易见,部落领袖的壮举会在社会记忆中留下印记,人们会想这些印记将随着时光流逝而保留下来,保证社会组织的连续性——蛹的外壳,并用不可缺少的文化“水泥”将各种心理连结起来。

在这里,谣言是把一个既存在又缺席、既知晓又忘记的往昔的一个奠基行动重新现实化,但其目的尚待确定。

这意味着为了解释谣言,不仅需要在谣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中找原因,还要将社会背景同作为谣言的经纬的神话背景联系起来,让集体记忆储存的材料来把这前因后果说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说的幼虫阶段就好像是一个受感染的阶段。为了了解“病”因,确定感染阶段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让人觉得谣言丝毫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次要的症状,相反谣言触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

从这个观点看,研究谣言产生的可能性就要弄清幼

虫阶段,弄清这一阶段所涉及的神话以及传播这些神话的集体记忆。

第二个征象是我们赋予社会环境何种地位。如果社会学家不能就此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至少在下面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即社会现象极端复杂,他们的计划极为繁多,相互间的影响多种多样,团体呈现无形式的流动,这就要求我们采用多角度的进攻方式和适于照亮这些现象的探照灯光。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多样性似乎存在着同一性,即规律的多样性和形式的无形式,这表明完全可能将各种矛盾汇合以利于一种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被修复的平衡。

将社会环境界说为蛹阶段实在性(*réalité nymphe*),这是将社会环境界说为一个正在孵化的物体,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其中个人意识包涵了集体意识的所有潜在性,个人记忆包涵了集体记忆的所有未接种的胚芽,这些胚芽在压力、失衡和危机的摆布下能够或不能够找到一个适宜于它诞生的土壤。

可以看到上述的定义不仅强调了行动,这一点同我们共同接受的(社会的或非社会的)实在性是一致的——实在性应理解为实际存在的、正在行动的,而且还强调了虚拟性,比行动如果不是更重要、也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虚拟性,这在我们看来是如同蛹阶段实在性的社会环境的

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诚然,如同蛹的外壳是多细孔的,是内外可以相通的,我们所称的社会实在性也同样具有多细孔,消息可以
18 通过各种各样的网不断地从一个层面渗透到另一层面,从一个群体渗透到另一群体,从一个角色渗透到另一角色,其结果是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实在性的内容,以潜在的方式向集体实在性注入幻想,构成活动人群想像的幻想。

强调多孔性、虚拟性、潜伏期,总之强调作为蛹阶段特征的孵化,这就表明在这一阶段,谣言是需要的,因为谣言表明已转入行动:这个行动即是潜力转变为行动,多孔性在变硬,孔隙在堵塞,冲突爆发和实在性爆炸成一片想像的雨。

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祇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

一旦把谣言放在想像的范畴内来考虑,我们就会听到一般人说谣言所述之事都是胡说八道或毫无根据的,但这种一般见识是错误的,一方面是因为表面上自发的孵化实际上是长期的,甚至是很长时期的变化过程的结果,想像在这里只是从实在性中滤出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想像远不是提出一些随意产生的飘泊的形状,而是原状复制,或加以变动,或加以乔装打扮,也就是把神话中孕育的形象和在集体记忆的熔炉中收集的形象的符号加

以颠倒。

孵化完成阶段宣告谣言的诞生,同时也不言而喻地宣告它的死亡。如同完全变态的昆虫一旦完成生殖职能后就死亡一样,谣言完成了它的阀门作用后也就消失了,¹⁹同时孕育其他造成潜在张力的构架,一旦其他的冲突或危机发生,就会使这些正在孵化的新谣言出笼。

可见谣言有其周期,其周期性主要取决于潜伏期的长短,也就是说在社会空间形成的各种冲突有的可以自行消释,不需求助于想像的奔放——这就产生那些胎死腹中的谣言,譬如我们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某位政治家或企业经理被解职的消息,有的相反,只能在想像的土地上进行战斗,这时口耳相传就十分活跃并根据情况预告暴风雨(战争迫在眉睫,企业解雇)或天气晴朗(签订了停战协定,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支配这种语言变化的案件时,人们会询问围绕着马尼拉谣言中的阴茎拉普拉普鱼的相关对应物。

部落首领	文化食物	非食物
拉普·拉普	拉普拉普鱼	阴茎拉普鱼
土地	海洋	非土地
马克坦岛	船只相撞	深入的群岛